

箐口风云

●白齐正

跨过奔腾的金沙江,沿公路继续前行,便到了迪庆州咽喉之地——箐口。这里风景秀丽,条条清澈的小溪在草地上蜿蜒流淌,碧绿的坝子上,朵朵白云似的羊群和黑珍珠似的牦牛悠闲地吃着草。深箐两边的高山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林中不时飘来阵阵花香。住在这里的藏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放牧或耕耘,过着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但在解放前,这里的农奴却饱受饥寒交迫,没有自由。

1949年,从丽江赶马回来的人说,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到了鹤庆、丽江,解放高原指日可待。农奴们盼望着雪山顶上赶快升起红太阳,解放受苦受难的农奴。这消息也传到土司头人的耳朵里,他们心慌意乱,焦灼万分。尤其是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市)一带称王称霸的汪学鼎,更是万分焦虑,担心他的统治地位会动摇。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大势已去,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下的边纵队伍,正与卢汉在滇西的保安团进行战斗,解放了一些城市和村庄。当时中甸境内的金沙江沿岸成立了特区,建立了青年会、妇女会、农抗会等革命组织,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已发展到1200人枪,革命队伍如金沙江水势不可阻挡。居于雪山草原一隅的汪学鼎,此时被解放战争的烈火烧得胆战心惊。尤其是当他得知丽江县委宣布和平解放后,更是夜不能寐。面对当前形势,这个掌握着中甸僧俗民团、拥有500多匹马队、能左右中甸形势的汪学鼎,采取了阴阳两面手法,派其亲信到丽江找共产党员李烈三同志,请他向滇西工委反映:他愿意走和平解放中甸的道路,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到中甸和谈。滇西工委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迪庆情况特殊,通过谈判,可以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广大藏民跟着共产党走,也能借此争取土司头人、宗教上层人士靠拢共产党,这必将对中甸毗连的涉藏地区产生影响。另外,中甸防县长张祖年一直有向共产党靠拢的倾向,正好可以借此谈判的机会,对张祖年进行教育争取,使他脱离国民党。

出于以上考虑,滇西工委派出以王以中为团长以及熟悉中甸情况的李烈三、赵鼎、鲁根、和承宗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抽调一个18人的警卫班,加上工作人员共29人的谈判队伍赴中甸谈判。

1949年8月15日,代表团在行进到金沙江边良美村时,得知卢汉已派卢汉保安旅旅长余建勋赶在代表团前面,任命汪学鼎为中甸县委副书记及中甸、德钦、维西剿匪总指挥官。得知这一消息后,代表团不清楚汪学鼎是不是反悔了,是该继续前往中甸谈判,还是滞留良美观其动向,大家陷入了两难。后经开会分析认为:汪学鼎可能已经动摇了,和谈难度大大加大,谈判不一定成功。但王以中认为,只要代表团去了,不论成功与否,在政治上就主动了。他还告诉大家,根据滇西工委的指示,进到中甸后,还要做张祖年和土司头人、开明士绅以及工商界、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听取中甸县城地下党同志的工作汇报,不管怎样,都要大胆地前进,完成滇西工委交待的任务。于是,在当年8月27日下午,王以中率代表团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到达了中甸县城。他们休息一会后,便去拜会住在喇嘛寺的汪学鼎。见到代表团时,汪学鼎态度十分冷淡,但没有完全失礼。晚饭后,王以中又去拜会了张祖年,向他讲解革命的大好形势,希望他进一步靠拢共产党,为和平解放中甸立功。晚上,中甸县城地下党员何其昌、刘汉勋汇报了汪学鼎近期情况,大家分析认为:卢汉虽委任汪学鼎为中甸县委副书记,但他一时应该还不会翻脸摊牌。第二天,代表团邀汪学鼎谈判时,他的态度非常强硬,表示拒绝和谈。面对这一情况,代表团依然不放弃,连续10几天继续做汪学鼎的工作,最终,汪学鼎表示愿意和谈。8月30日,代表团和汪学鼎进行了正式谈判。谈判之前,代

代表团到会的土司头人、宗教领袖、藏汉绅士送了见面礼。接着王以中热情诚恳地向大家讲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传了共产党对民族、宗教、统战等方面的政策,希望在坐的各方人士认清形势,靠拢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和平解放中甸的道路。为了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代表团还向到会的人员分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共产党滇西工委和人民自卫军联合发布的《告滇西少数民族同胞书》,再次阐明共产党尊重、保护寺庙僧侣、土司头人的财产不受侵犯,帮助各民族兄弟一定过上幸福吉祥的日子的立场。大家听后,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些了解,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但一直以来中甸的一切事情都是汪学鼎说了算,谁也不敢对和平解放中甸的事情表态。此时,一直沉着脸,心里打着鬼算盘的汪学鼎被省府任命他为中甸县委副书记的毒计迷昏了,他翻脸说:“我已经接受省政府卢主席的命令,我必须按他的指示办事。”一语道出了他的反动面目。会后,代表团达成共识,不到最后决不能放弃汪学鼎,要再给他讲清楚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以争取他向共产党靠拢。于是第二天上午,代表团又继续与汪学鼎谈判。这次王以中按事先研究的计划,让与汪学鼎家有生意往来的李烈三同志与其谈判,作最后的努力。李烈三以亲身经历,阐明了他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原因,并列了丽江专员兼县长习自诚靠共产党和平起义的事例教育汪学鼎,向他阐明和平解放中甸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奉劝汪学鼎要识时务,幡然醒悟,不可坐失良机,快一些走和平解放中甸的道路。接着王以中再次向到会人员宣传了和平解放中甸的政策,大家连连点头。看到此情此景,汪学鼎又取了推脱之策,连说中甸的问题要与东旺人商量才能定,同时也要听听卢汉的意见,拒绝了李烈三的建议。为了不暴露他的杀机,也便拖延时间,调动兵马,汪学鼎以缓和的口气说:“这样吧,你们再在中甸住几天,我们再继续谈,事情总会解决的嘛。”

9月1日,王以中率代表团拜会了归化寺八大康参的掌教,给他们送去了礼物和解放军及共产党滇西工委有关的文告,说明了来意,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归化寺八大老僧很友善,但他们表示,中甸的事情只有汪学鼎能作主,他们无能为力。

代表团与汪学鼎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滇西工委,汇报这边的情况。代表团离开中甸前,吸收了思想进步、积极靠拢共产党的中甸城防义务大队副大队长赵宝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9月2日组建了中甸县城区中共地下党支部,指定和其昌为书记,刘汉勋为副书记,赵宝鹤为支委,研究了下一步党的工作。同时强调党的工作一定要以秘密方式进行,继续耐心争取汪学鼎,积极发展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统战工作,不断加强武装建设,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9月3日,代表团离开中甸。出发前,县城各方人士、僧俗民众在南门街夹道欢送。这一天,舞凤山上空乌云密布,通往箐口的路狂风吹袭,卷起一阵阵灰尘。代表团行至箐口夹沟一带时,突然枪声大作,密密麻麻的子弹向他们射来。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代表团顿时被打散,同志们边打边还击,急忙往密林深处跑去。王以中的马被当场打倒,此时汪学鼎的叛兵也追了上来,他寡不敌众,快步跑进原始森林,躲在一个洞口被灌木掩盖的土洞里。几名汪家兵端着枪四处寻找王以中的身影,王以中不动声色,将手中的枪上了膛,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杀。汪家兵来回搜索了几遍,都没有找到他,这时天色渐晚,他们只得退回村里。王以中见洞外没有什么响动,才钻出山洞,穿过密林来到一条通往县城的小路上。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地下党,可又不知道他们在哪。他想来想去,决定先去找张祖年。他沿着小路扒墙摸进县

政府找到了张祖年,把汪学鼎在箐口杀害谈判代表的经过说了一遍。张祖年听说后,叫他先藏在县政府后边的小楼上,待天亮了再去找赵宝鹤他们商量对策。第二天一早,几名汪家兵闯进县政府,说是来办事,其实就是来抓王以中的,但没有找到人。后来,张祖年托人悄悄通知地下党刘汉勋、赵宝鹤前来商量对策,确保把王以中安全送出中甸。

9月6日晚,王以中头戴金边帽,身穿黑色毡巴,化装成藏族汉子,在刘汉勋、赵宝鹤的带领下,穿过那帕海,登上雪山,在牧民家借宿一晚后,沿着没有人烟的看天一条缝,踏着满是碎石的小路走了半天,终于到了吉仁水。随后又沿金沙江直下到木高、良美一带。在金江木斯扎横渡金沙江到了巨甸。脱险后的王以中听取了鲁根同志的汇报,方知李烈三、和承宗、木金全、和国珍4名同志已经光荣牺牲,和荣兴等4人负伤。和承宗在这次战斗中持枪奋力抵抗,终因弹尽势孤被俘,汪匪抢了他的手枪、弹带和银元,剥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将他捆在树上毒打,要他投降。但他坚贞不屈,大骂汪学鼎背信弃义。汪匪见和承宗不投降,便大开杀戒。和承宗骂一句,匪徒便在他身上割一刀,再骂一句,再割一刀,和承宗浑身鲜血涌流,但他仍不住的痛骂汪匪,最后被残忍地砍下双臂,壮烈牺牲。

王以中听后,心情十分沉重,悲愤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这一次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也坚定了为革命斗争到底的意志。王以中回到滇西工委后,详细地汇报了此事,后来,王以中在边纵队伍中担任中共滇西北地委组织部长、滇西北行署副专员,继续带领边纵队伍驰骋在滇西北高原,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箐口事件过去70多年了,如今的中甸县已经成为旅游圣地,人们过着幸福富足的日子。有句藏语说得对:没有雪山上的源泉,就不会有金沙江的流水,有了共产党人的奋斗流血牺牲,才能有幸福吉祥的生活。让我们永远记住为解放这块土地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建设更加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注:王以中率队前往中甸谈判一事借鉴李世俊同志所写的《剑湖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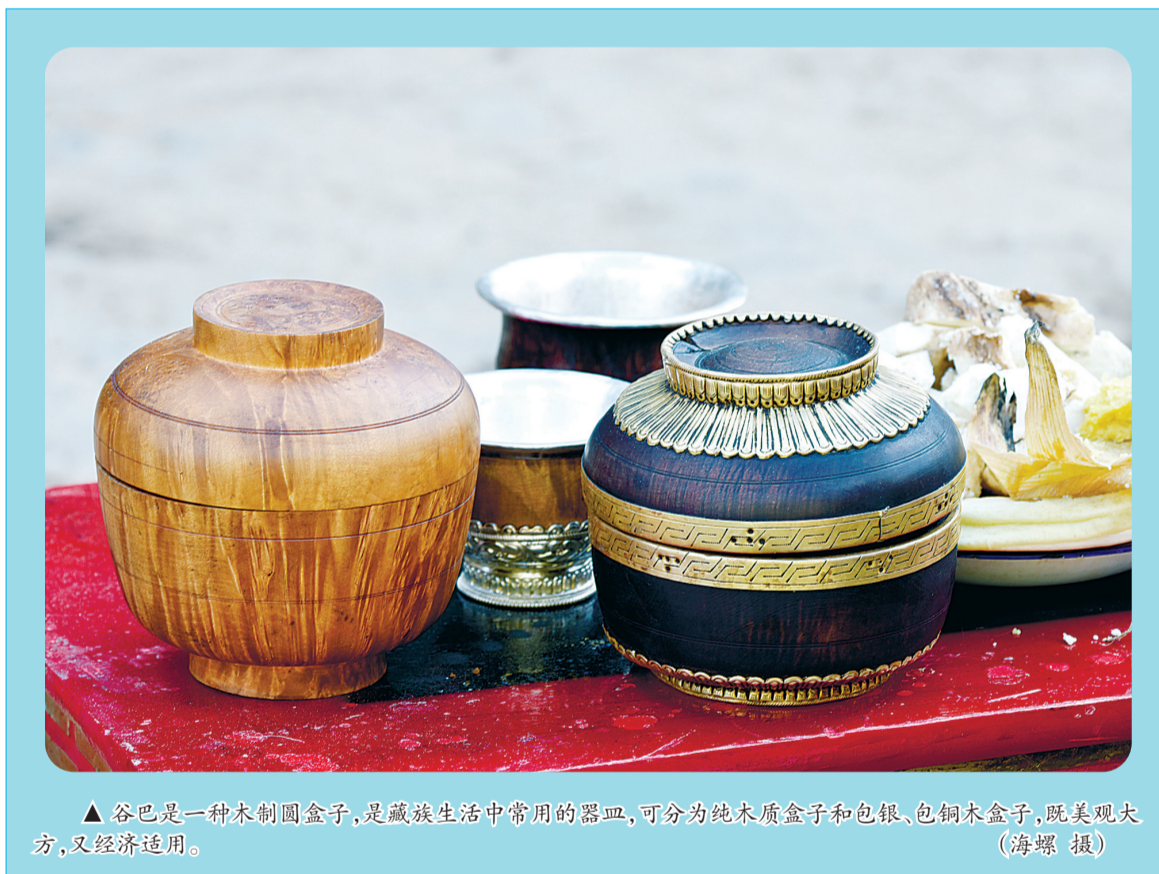
■ 新书推介

《鲜花寺》



内容简介:《鲜花寺》是诗人雷平阳的全新诗集,收录了他近年来的重要作品。整本书中,长诗与短诗均匀分布,延续了雷平阳长期以来的鲜明风格 and 独特主题。云南本土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氛围在诗集中若隐若现,呈现了一幅云南寺庙的历史与人文画卷。与此同时,这些诗作又深入个人的生存经验,展示了精神困境和精微求索。全书气势浑厚、质地坚实、匠心独运,如一座用修辞和思索构建起的南国寺庙。

作者简介: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著有诗集《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乌蒙山》《送流水》等,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乌蒙山记》《天上的日子》《悬崖上的沉默》等。曾获《诗刊》年度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 谷巴是一种木制圆盒子,是藏族生活中常用的器皿,可分为纯木质盒子和包银、包铜木盒子,既美观大方,又经济适用。(海螺 摄)

驰骋在中甸高原的藏七连

●祁继先/文

(上接2020年9月4日第四版)

第二章 民族基干连在斗争中诞生

一、中甸形势风起云涌

民国时期,中甸划分为大中甸、小中甸、尼西、格咱(含东旺)、江边(含三坝)5个境(区),包括藏、汉、纳西、回、彝、傣、白、苗等多种民族。国民党政府设置县政府,委派县长的同时,仍保留土司制度,由世袭或承袭的官官、千总、把总等23员土官分辖各区统管全县,与中甸最大的宗教势力——松赞林寺(归化寺)互相结合,对全县进行封建农奴制的残酷统治,国民党政府使用“以夷治夷”的手法维持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扶持和放纵各地区民族头人,宗教上层组建武装,扩充势力,同时又在其间制造矛盾、挑拨离间,挑起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头人之间的频繁争斗,“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江边境是汉族、纳西族、回族、白族等多种民族杂居区,其它4境以藏族为主,包括部分彝族和汉族,历史上涉藏地区少数民族头人恃强欺弱,多次聚众到江边境抢掠,民众深受其害,造成民族和地区之间历史性的仇恨对立。后来,三坝的回族头人杨振华与藏族实力派人物汪学鼎相勾结,彝族头人也趋势依附,共同压制江边其他民族。因此,民国时期中甸地区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藏、回、彝与汉、纳西等几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对立,在三坝区尤以纳西族对藏、回、彝族的民族仇恨更深。藏族内部地区之间、头人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东旺与大中甸之间,大中甸与小中甸之间就曾经发生过多次仇杀,小中甸汪学鼎与东旺萨察阿坚及大中甸阿奎之间、东旺萨察阿坚与大中甸何荣光(拉·江初)之间都结下了世仇。

上述地区矛盾、民族矛盾与封建农奴制度下的阶级

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以致社会动荡不安,民无宁日。汪学鼎在频繁的争斗中,逐步扩充实力,被国民党委任为中甸县僧俗民团总指挥,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为进一步笼络汪学鼎,又委其担任中甸县副县长。

解放前,中甸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国民党、土司头人的压迫剥削,挣扎在生死线上,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莫道浮云遮望眼,严冬过后春春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国民党军队,屡屡春风不断吹进中甸高原。

“国民党气数已尽,快要完蛋了!”
“南京解放了,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了!”
“解放军进入云南,云南和平解放了!”
“共产党、金珠玛”马上就要到中甸了”
……

在中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深刻变化之际,中甸高原亦不再似世外桃源般幽静而怡然自乐。中甸因地处滇藏川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加之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内地差异较大;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的民族歧视,民族矛盾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等势力,矛盾交织在一起,中甸高原上“山雨欲来风满楼”。

“箐口事件”——1949年9月初,滇西工委派王以中率代表团到中甸与汪学鼎谈判和平解放中甸事宜。谈判代表团返回途中在箐口遭遇汪学鼎部下的伏击,李烈三、和承宗、木金全、和国珍四位同志英勇牺牲。

进攻解放区事件——1949年底,汪学鼎受卢汉、余建勋的指使,率领中甸、德钦、维西三县各族僧俗民

兵分5路,配合国民党保安部队向金江、丽江、维西、兰坪一带解放区发动进攻,使金沙江两岸及维西、贡山、兰坪等地人民惨遭蹂躏,造成了新的民族隔阂。

实权人物动态——1950年2月,中甸县参议长李春熙、省参议员和太泉等向金江特区政府缴械投降,汪学鼎亦派代表到小河口与丽江市政府代表谈判,党组织对他们详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形势和出路。

和平进军中甸——云南刚刚解放时,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解放军很了解,其上层人士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三种:一是少部分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靠拢人民政府,欢迎解放军;二是大部分人对国民党满意,但对共产党又不甚了解,存有疑惧心理,特别害怕取消土司制度,听到解放军将进驻中甸的消息后,逃入雪山峡谷藏匿,以观时局变化;三是极少数人因受敌特欺骗,公开抗拒解放军进驻中甸。人民解放军遵循云南省委“团结对敌”“慎重稳进”的指示,和平进军中甸,并明确表示只要上层人士协助我军进驻涉藏地区,同我党、我军、人民政府合作,党和政府保证他们地位不变、官员地位、薪俸不变,枪支不收缴,重大问题同上层人士协商解决,为部队进军涉藏地区创造了条件。1950年5月10日,廖运周师长率第四十二师进驻中甸县城,成立中甸县人民政府后,组建了县属各区各乡革命政权。“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甸地区结束了千百年封建僧侣土司头人一统天下的历史,中甸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中央访问团到中甸——1951年11月,以夏康农为团长,张冲和王连芳为副团长的中央访问团抵达丽江,半月后分别到中甸、怒江、宁蒗等地访问。中央访问团在中甸访问十多天,他们深入基层,所到之处都把各级干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县区级干

部受到深刻的党性教育,政策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团结民族上层人士,解决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各种纠纷,在排解头人间的宿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中甸头人汪学鼎与东旺萨察阿坚之间的历史世仇得到解决,何其昌与萨察阿坚之间的杀父之仇也得到了缓和。

但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还在作垂死挣扎,中甸和平解放后的两三年里,连续发生了两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两次叛乱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旧制度,反对共产党,反对在涉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反对农奴翻身求解放。

第一次武装叛乱——1950年4月,中甸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安排三坝头人杨振华(回族)任三坝区区长。中甸和平解放仅仅一年时间,在汪学鼎、汪曲批的暗中支持下,以杨振华为首的叛乱武装趁中甸县党政军领导到丽江参加专区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之机,于1951年5月21日在安南村伏击杀害了中共中甸县委书记和正典和干部王泽美、刘汉臣、刘福生以及驻军八连的两名解放军战士,公开挑起中甸第一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在三坝各地疯狂放火、抢掠财物,并杀害了25名党政干部和民兵,19个村的237户人家遭到抢劫,有两个村寨的男人几乎被杀光,抢走牲畜700余头、粮食160000余斤,使三坝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丽江地委和军分区收到叛乱的报告后,于1951年6月8日命令人民解放军分两路进驻中甸县三坝区。平叛部队认真贯彻“政治争取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方针,双管齐下,给叛乱分子造成巨大压力。在军民的合力包围下,杨振华一伙叛匪节节败退,最后逃窜到小中甸地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51年9月10日在金江一带的冷都村缴械投降,中甸第一次叛乱以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杨振华投降后,人民政府仍然挽救他,经教育后,对他作了宽大处理。(未完待续)